



中国文学大奖获奖女作家散文卷

舒婷◎著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心烟·秋天的情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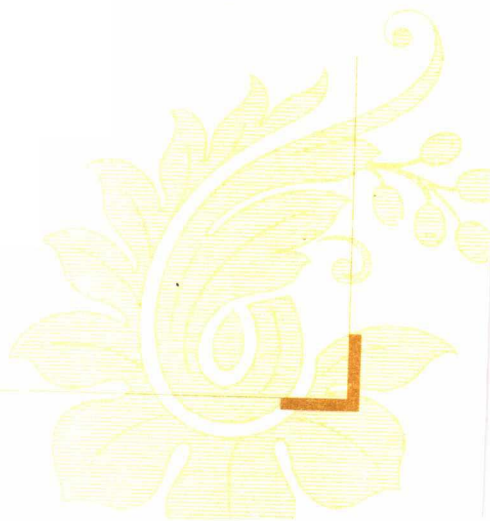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学大奖获奖女作家散文卷

舒婷◎著



心烟·秋天的情绪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烟·秋天的情绪 / 舒婷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6.3

(容华丛书·中国文学大奖获奖女作家散文卷)

ISBN 7-5434-6033-5

I. 心... II. 舒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8177 号

心烟·秋天的情绪

责任编辑: 邓子平 谭 湘

出 版: 河北教育出版社

网址: <http://www.hbep.com>

地址: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, 050061

发 行: 河北教育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.75

字 数: 215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ISBN 7-5434-6033-5/I · 948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志伟









CONTENTS

目 录

第一辑

- 随笔三则 /2
无题 /6
蝙蝠 /8
回答 /10
你不回头 /12
笑靥千秋 /14
秋天的情绪 /16
樱花照 /18
荒园笔记 /21
鞋趣 /24
春深梦浅 /27
你丢了什么 /29
因为雨的缘故 /32

第二辑

- 一朵小花 /36
洁白的祝福 /38

- 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 /42
梦入何乡 /47
心烟 /51
房东与房西们 /56
“神药” /62

第三辑

- 到石码去 /66
童年纪事 /70
在那颗星子下
——记我的中学生时代 /79
迷津不知返 /82
“源源本本” /90
黑翼 /93
一个人在途中 /98
鹰潭流落记 /105

第四辑

- 斗酒不过三杯 /108



心
烟
·
秋
天
的
情
绪



民食天地 /112
传家之累 /120
好汤送苦夏 /123
火柴诗人 /126
瓷的远行 /129
“你给我下海去！” /134

第五辑

惠安男子 /138
与你同行 /141
明月几时有 /148
有朋自醉乡来 /151
丽夏不再 /155
小泥匠哥哥 /161

第六辑

在开往巴黎的夜车上 /166
空信箱 /169

意大利快照 /177
我在维也纳大街上把自己丢失了 /183
除却雁荡不是山 /188
通衢通衢 /193
海魂 /197

第七辑

书渴 /202
寸草心 /204
生活、书籍与诗 /208
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 /217
不要玩熟我们手中的鸟 /224
神启 /228
笔下囚投诉 /231
“洋食”
——我与外国文学 /237
晚菊弥香 /242
散文之小器 /246

【第一辑】



也许肩上越是沉重

信念越是巍峨

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

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

——摘自舒婷诗作《也许》

一九七五年二月织
布厂里的捻线工



中国
文学
大奖
获奖
女作
家散
文卷

2

随笔三则



—

要是孤独使我渴求
友伴时，我的目光就转
向窗前那一棵桂树。它
伴随着我，就像伴随着
普希金度过囚禁日子的
那头兀鹰。

狭小的天井是它的
摇篮，它生长在污泥、积
水和野草之中。蟋蟀对
它吹嘘过自然的强力，
纺织娘则哼着忧郁的催

眠曲，而蚊子可厌的长篇大论一直刺进它梦里。但它倔强地把手臂伸
向天空，不断地挣扎着向上生长。蜘蛛徒然编织了许多罗网，却没能
把它禁锢在屋檐下。终于，它像顽皮的孩子把头伸出了窗口，好奇地
凝望世界。现在它为自己争到了阳光、清风和广阔的天空。它骄傲地
挺直了年轻的身子。假使它能够挣脱生根的枷锁，一定早就随着飘过
的白云，飞到青青的山冈去了。

我怀着忧思默默地走到门口去。

太阳已经落山了，群山像剪影似地贴在橘红色的天空。黄昏像走失
了的小女孩，在村子里徘徊，抬起迷惘的眼睛问我：“哪儿是我的家



呢？”她的母亲——黑夜随着就匆匆赶来，把她搂在黑袍里带走了。

我曾经在黎明时分走上山冈，看太阳怎样揭去大地羞怯的面纱——雾，用热吻拭去她的泪点。而大地怎样在火热的注视下苏醒，然后睁开妩媚的眼睛微笑；我爱在炎热的日午坐在葡萄棚下，听南风 and 绿叶互诉衷情。偶尔一声婉转的鸟啼，闯进这困倦的低语的世界，像是夏晨含着朝露的空气一样清新；我也时常踏着斑斑驳驳的月影，走在林阴道上。这条林阴道似乎一直伸展到神秘的远方。但是，几乎马上就在眼前，展开了一片平坦的、银白的沙滩，那里还有一行行鲜明的足迹。海伸着乳白的舌头，竭力要把这些痕迹舔去。在海的远处，那没有边际的淡蓝的海水化成了轻烟，溶进了月光里……

我爱自然的每一足迹，但我更爱黄昏。

当喧嚣的白日终于像唠叨的老太婆被时间赶下山峦背后，而寂寞的夜还没来得及穿着黑袍时，黄昏，这个新婚的姑娘，偷偷地溜了出来，暗暗怀着恐惧、欣喜，不断地顾盼自己。黑夜就要把她携进帷幕后面去了，她还在河边打扮着，把灯火当作珠花插在鬓旁……

朋友，生活是多么美好啊！

当我袖手旁观生活，我为我失去的权利苦恼。血是鲜红的，汗水是光亮的，而我的歌则是苍白无色的。

二

今天是沉寂的一天。

我不能继续“工作”了（假使这也能叫做工作的话），文学激起的柔情扩张了我的心，它随时准备容纳最伟大、最狂热的感情。然而我的小屋子是冰冷而阴暗的，狭窄的窗口只肯吝啬地放进少许的光线。我的眼睛疲倦了，于是我离开书本，走到阳光的世界里去。

不知不觉我走到了荒芜的菜地，幼弱的菜苗像面黄肌瘦的乞儿瘫伏在黄土上。已经很久我们没有浇水了。我想马上就到小溪里汲些清水来，淋浇它们，不知是否会茁壮起来呢？要知道，季节已经过去了。

一群毛茸茸的小鸡争吵着，母鸡温和地教导活泼的孩子觅食，它

二〇〇五年秋



们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
腾起一阵轻烟。多么欢
乐呀，这些无忧无虑的
小生命。

“叮零零……”一只
雪白的小狗摇着颈上的
小铃铛跑来，骤然在我
面前停住。它的聪明
的小黑眼珠儿朝我一转，

当我是盗贼似地充满了怀疑。我刚一举手，它吓了一跳，“叮零零”地
闯进茅舍里去了。这小东西，我只是想把它搂在胸前呀。

是的，这里只有我一个，它们都不欢迎我，因为我是人。“人啊，
为自己崇高的使命而自豪吧！”我想起了这句名言，不禁想笑，但又被
这种凄凉的笑而惊唢了。不，我要回到人群里去。

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，
不再低头看白水，
只谨慎看我双双的脚步：
我要一步一步踏在泥土上，
打上深深的脚印！

三

清晨，我站在栏杆边远眺。

雾还守护着大地的梦，而鸡鸣却在不耐烦地催促天明。一个盲女
孩在石级上摸索，她低着头，似乎在留神自己的脚步。事实上，黑暗
从未在她面前裂开过一条隙缝。

怜悯起自我的心胸，我走到她身旁，温和地叫她。

她答应了一声，迅速地把脸偏向我。那吊出眼眶的青白混杂的眼





球儿神经质地跳动着。薄薄的透明的耳朵由于紧张倾听几乎竖了起来。接着她就举起手臂，慢慢向我走来。

她的纠结的发辫，灰白的两颊，以及肮脏的花格子长衫叫我感到害羞，仿佛我的健康，我的整洁的衣衫在她面前竟然成了罪过似的。也因为她不断地絮聒，泥污的小手不断在我身上摸摸索索，使我难以忍受，我悄悄地又回到了栏杆边。

她在我方才伫立的地方，默默地站了许久，似乎聆听什么，然后就沿着石阶继续走上去。

她一定摔过不少次跤了。看她现在的脚步这样平稳，而且竟然不会碰着包着铁皮的沉重的大门上，那实在是因为经过了许多次瞎撞呀。自然在她面前让步了，宽待了这个幼弱的小生命。

太阳出来了，是否这小女孩也感觉到阳光的抚爱呢？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于闽西太拔



一九八五年，第十
届全国作代会，在
冰心家里

无 题

一

一只小鸟，落在窗前的柴扉上。它也斜着眼睛，偏过脑袋，时时扑拉双翅，向我唱了又唱。

是告诉我飓风过后覆巢的忧伤？告诉我道路逐渐干燥，而且已走过一位捉蜻蜓的小姑娘？还是告诉我遥远的雾水、遥远的村庄？

我听不懂另一个国度的语言。

于是，我拿出我的本子，握紧拳头，涨红了脸，朗读起我的诗行：灯笼花，礁石上的月光，映在宝蓝色天幕上那尖顶与圆顶的楼房……

我寻觅那小鸟，它已不知去向。

我这才明白：在那最好的时刻，我们只该默默相望。

二

还是那只鸟。

它不是已经飞走了吗？

可是，晨间在林阴道上，它颤悠悠的啼声洒下，如含着露水的清亮的阳光；傍晚它在我头上做花样飞行，像热恋中的少女经过心上人面前那么轻盈、自信。

夜里，不知在什么地方（也许就躲在玉兰树上的），它芬芳的歌声像无数小蒲公英，轻轻降落在我的梦中。

我醒来时想：我们把它叫做飞鸟的东西，更像一种无所不在的欢乐。



少年时代的伙伴都长大了



三

我摆好纸和笔，做出诗人的模样。

我的心是捕鸟机，就安放在柴扉上。

早晨像无猜疑的孩子蹦蹦跳跳过去了；日午喘着气，不情愿地挨过了；傍晚时分，我哭了。因为那柴扉上，除了枯萎的白玫瑰，什么也没有。

突然，在我心灵深处，响起了那熟悉的歌声（人人的心，都可能成为一只神奇的八音鸟吗？），我们把它叫做欢乐的东西，也像飞鸟一样有自己的性格。

一九七二年

蝙蝠

上苍还没来得及吞没最后一抹晚霞，蝙蝠就飞出了矮矮的屋檐下。它们在薄明的半空中无声地飞掠着，不停地打圈子，是不是在大地上丢失了什么？

假若是惋惜光明即将逝去，在最后的夕照中摄取可贵的余晖，那么这光明的虔诚追求者，何以在太阳下无踪潜迹呢？

假若为黑暗即将统治大地，在夜幕低垂之前狂欢，那么何以这个黑暗的痴情崇拜者，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不知去向？

这神秘的精灵，这扰人的尤物，在冥冥中飞行，永远以超音频的震颤带来历史深渊处的密码和哪一个世界的神谕？

我每每于黄昏里，谛听这群黑色的歌者。

在屋檐与屋檐之间，在树杪与树杪之间，在天线与天线乱麻样的线谱上，宛转成一弧弯弯的凄厉；纷纷扬扬，十朵百朵跳动的火焰，集结成一阵阵恐怖的嘹亮；奔突、升腾、俯降、冲刺，在最高潮处，留下一串长长的磷光闪烁的幽怨。

心灵的蜂房便开始感应出嚶嚶之音。

一组黑管，一排小号，一列长笛，相互交织着、穿梭着、和鸣着，从盲目骚动的汪流中梳理出淡淡的温馨？急切飞转的旋涡，在三角帆的拂翼下，熨出了极为平和的微笑？

蜂房畅然洞开，血液中有股莫名的大潮。但这黑色的旋律很快却戛然而止——被哪一只神奇的手轻轻抹掉。

鱼骨翅的天线网一片空旷。